



春是春天的春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春是春节的春。小孩子像一堆红萝卜四处滚动，他们兜里多了钱，还有鞭炮，眼睛东张西望。柴禾垛的积雪把孩子脸蛋映衬鲜红。春节驾到，它被厨房大团的蒸汽蒸出来，天生富足。人集体换上同样的表情：憧憬的、采购的、赴约的、疲倦的，打底是豪迈的表情，即春节的表情。一只小白狗往桑塔纳车轮撒尿做记号，一会车开了，上哪儿找这个记号呢？春节把小狗乐糊涂了。春节是家家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、烹饪大会、时装发布会、项目规划会，参与人士为全体国民。

春是春雪的春。正月的雪，是天送给地的一笔厚礼。若半尺厚，春小麦就有了一床温暖的厚被。春雪飘落，带着伞翼，旋转而下，把枯草包裹晶莹。屋顶的雪借阳光变为参差耀眼的檐冰，一边滴水，一边延伸。春是春分的春。每年3月21日前后，太阳抵达黄经零度，昼夜均，寒暑平，阴阳相半。这天正午，在太阳的脚步落下那一刻，被天文学视为北半球春季的开始。保定农谚唱：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

春是春水的春。庚信《燕歌行》：“洛阳游丝百丈连，黄河春冰千片穿”。春冰薄如翼，捡一片放在手心，透出鲜红的掌纹，与玻璃一般。俄尔缩为水。春水浩荡，越岭翻山。旧日的东北土匪，此际出山拆冰。桃花水下来，冰块壅塞河道，影响木排运输。商人请胡于（匪）拆冰，匪们喝过酒，上冰，撑木杆左支右绌，轰隆一声，冰泄河通。胡子或永久失踪，或从哪个地方爬上岸，挣的是舍命钱。大部分江河，冰化水，如鱼下锅，酥了，碎了。我的感觉，冰在春夜比白昼化得快。春水流桃花，落红搭上了薄冰的小舟。想起黎锦晖那首《桃花江》：“有人说，说什么？桃花江是美人窝。桃花千万朵，不如美人多。”

春是春草的春。柳枝在河面练习书法，字被波纹抹掉。不觉间，地上浮现密密麻麻的字，连成片是草书，它们是春草。草是春天的信函，连篇累牍，蘸着绿色的墨汁，写到天涯海角。有人说，画兰须备书法功底，苛求于“笔”，“墨”则次之。而草的象形书法，撇捺通脱，开张奔放，是米芾的行草。这些草书，叫“大地回春帖”，被大地当衣裳披在身上，向夏天走去。

春是春耕的春。祭土神的春社过了，“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”。春牛登场，地表阳升。农人扶犁挥鞭，头顶有燕子飞掠。庄稼人开始忙了，把粮食从地里忙进仓里，春耕是头一天。

春是春天的春。唐代称酒为春，“软脚春”、“坊头春”等。曲艺界称相声为春，“宁送一锭金，不教一口春”。诗经里，思慕异性是春，“有女怀春”。在大自然看来，只有春天才是春。杜甫《腊月》诗：“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”。春天所以为春，是万物皆萌，四季轮回的新一轮又开始了。春天所以叫天，是天的心情很好，江河风雨，温润和顺，柳絮乱飞也没惹老天爷生气。春天里，管弦乐队应该去田野里演奏。鲍罗丁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或者德沃夏克《斯拉夫舞曲》，均广大深厚，田野吐出带甜味的呼吸。在春天，大地的胸膛潮湿澎湃，让生长的生长，让冬眠的醒来，让花朵在坚硬的枝头站成一排排蝴蝶，让孩子在乡村的学堂里朗读。

教员（温柔）：春……
孩子（倔强）：春！
教员（端正）：春天的春……
孩子（强烈）：春天的春！
喊声太大了，屋檐的小鸟惊飞，风从树林跑过来，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（摘自《鲍尔吉·原野散文》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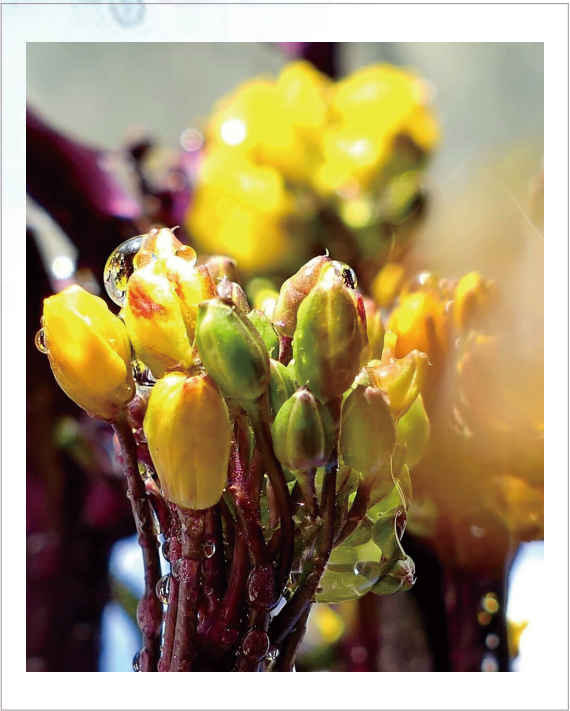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

红菜薹

□ 乔 叶

前几天去逛菜市场一眼就看见了红菜薹。问多少钱一斤，答四块五。

这个菜薹的样子和颜色有些面熟，只是和我吃过的不太一样，要娇小一些，气势上要弱一些，感情上也没有那么亲。

怎么可能一样呢？

查日记，是2020年1月14日收到武汉朋友给我寄的洪山菜薹，那时疫情尚在蒙昧涌动中，我和武汉的朋友都不知道将经历什么。我欣欣然在今日头条发了个帖子，内容是：收到了武汉朋友馈赠的别致年礼：洪山菜薹。因祖国地大物博，更因我孤陋寡闻，以前居然从未曾见识过此等佳物。洪山菜薹，武汉市洪山区特产，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在唐朝就已经是“著名蔬菜”。其茎肥叶嫩，甜脆清鲜，因颜色属紫，也有紫气东来的好意头。看它开的黄花多像油菜！因它本来就是油菜啊。随手把它立到书桌上，发现也是极好的一景呢。

阅读量到了五十万，引起了五百多条的网友讨论：

“落单的蜜蜂”说，我们武汉在外的游子过年大都会收到“洪山菜薹”。各大菜市场都有。都叫洪山菜薹。不过正宗的产量很低，都被关系户买去送礼啦。

“君子兰”说，千万别浪费了。好贵的，几十块钱一斤。

“湘南人家”说，冬日的美味蔬菜，头拨的又肥又嫩，四块钱一斤。

“别样烟火”说，这个应该是二百九十八。

价格大讨论越来越激烈，有人说，2008年吃过的洪山菜薹就一百五一斤了。有人说，宝通寺下，一百块一把。还有人说，现在五百一斤的都有，而且就两块。更有人说，塔影田产的两千了。“南无我”说，塔影里的可不是有钱就能吃到的。“手机浩子”说，有次在地铁上碰见一个送货的师傅说，开了光的就两千一盒……“雪天”说，嗯，还有个名字叫作智商菜薹。

我这外地人看得眼花缭乱，不明所以。好奇心涌起，简直想打电话问问送菜的朋友，到底多少钱。到底忍住了。最基本的社交修养还是应该有的。

明白了：世界上有两种菜薹，一种只是菜薹，另一种是洪山菜薹。

洪山菜薹呢，也分两种：一种只是洪山菜薹，另一种是洪山的宝通寺菜薹。

宝通寺的菜薹是不是也分两种：一种是塔影里的，一种是塔影外的呢？

不知不觉，讨论的方向又转向菜薹的做法。

有人说，一定要掺五花肉生炒了吃。有人说，一定要用猪油或者腊肉去炒才好吃。不管那么多，菜薹到了我手里，就是我最惯常的清炒。

那一捆菜薹被吃掉的过程也很有趣：开始吃得很土豪。一炒两整根，炒上一大盘子。真叫好吃。不用配肉，清炒就很好吃。以为紫色的茎口感粗粝，其实炒出来很是细腻清香。眼看着它在炒锅中变化，也很神奇。紫色马上变成悦目的翠绿。渐渐地，菜薹越来越少，就吃得很吝啬了，用各种菜来配着它吃。一直吃到最后，它都有些蔫了，可是炒出来依然是那么好吃。

疫情也伴随着这个过程。这期间和朋友频频联系，话题沉重，情绪焦虑，无可安慰，就说吃的。我反复夸她送的菜薹好吃，她边听边笑，说听出来你的意思了，放心吧，明年还有，只要你喜欢，长期给你“上贡”。我说，好啊好啊，那我可记挂着啦。

对我来说，武汉的菜薹也只有两种：自己买的，和朋友送的。

（选自乔叶散文集《要爱具体的人》）

父亲的肖像

□ 迟子建

父亲的墓地在故乡的山下，离他工作了一生的山镇学校很近。每至清明、中元节和春节，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。无论冬夏，森林里鸟语不绝，所以我们在祭奠时说给他的话，总有回答。

父亲走了三十二年，他的影子却从未从我们心底和梦里消失。父亲盛年离世，他留给我们的形象，也就儒雅潇洒，从无老态。我还记得父亲过世后，我初来哈尔滨工作，去探望抚养过父亲几年的四爷爷，他见了我，也不顾我是女孩家，扯着一条白毛巾，失落地擦着泪说：“你不随你爸啊，你爸小时候那个好看！你爸找的你妈，是一般人啊！”四爷爷是第一次见我，那时我二十多岁，不算漂亮，但也不丑吧。而父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贫穷不能继续求学，自愿报名去了大兴安岭参加开发建设，再没回过哈尔滨。四爷爷记忆中父亲最后的形象，是他不到二十岁的模样。记得我将四爷爷的话转给孀居的母亲时，她直撇嘴，要知她年轻时算是美人呢。而姐姐弟弟不无调侃地对我说：“咱家还数你好看呢，四爷爷要是见了我们，不得哭迷糊啊。”只能说四爷爷为了强调父亲的英俊，不惜嘲讽他的骨肉。

但不久前我突然接到故乡一封来信，说明父亲在别人眼里是其貌不扬的。写信者是父亲的生前同事，说是见到了父亲的几位学生，他们忆起父亲的几段往事，觉得很有意义，所以整理给我。

其中一位回忆说，他十岁随父亲来到大兴安岭永安时，这里还没学校，所以他过了上学年龄却无书可读。一九六六年，新学校在永安东头建了，他满心欢喜，每天都跑过去看。领着工人建校的校长姓迟，一个瘦弱的小伙子，个子不高，面貌寻常，和工人一起光着膀子举着土坯垒墙，满脸流汗，灰头土脸的。而最终落成的茅草苫顶的土教室，课桌也是土坯垒的，粗糙不堪，椅子则是用原木锯成的木墩。那时没有本子，他们每人发一块石板，用粉笔写字，而身为校长的父亲，一个人承担好几门课的教学。

我向母亲求证这些细节，她说的确如此。父亲从哈尔滨高中毕业，是当年大兴安岭的人才了，所以一个人得兼多门课。而他建学校的时候，我才两岁，正是流着涎水傻呆呆啃手指的年龄，记忆还没发芽呢。

父亲的学生还回忆到，一九七〇年清明节，父亲带领学生去烈士墓扫墓。仪式结束，忽然间天昏地暗，暴雪袭来，学生们被狂风吹打得站不稳，父亲连忙让学生趴倒在地，然后再一个将一个将他们转移到桥洞。待暴风雪止息，父亲吓坏了，一会儿看看这个的脸，一会儿摸摸那个的头，生怕暴风雪伤着了学生。

这个事情虽然感人，但老实说，我对此毫无记忆。一看年份，时年六周岁的我，已被母亲从永安送到漠河乡的姥娘家，所以父亲带领学生扫墓的事情，我自然不知。

能和记忆重叠上的，是信尾记叙的一件事，说是永安学校第一届小学生毕业时，父亲从家来端一盆新炒的土豆和新炒的黄豆，师生们吃着土豆，嚼着黄豆，举行着毕业式。这确实是父亲的风格。父亲喜欢把家中吃食拿给别人，也常把他喜欢的孩子带到我们家吃饭。姐姐讲过一件有趣的事，她参加工作后，有一天突然回家，发现不是饭点，我家灶台前却蹲着三个陌生的小家伙，一人捧个饭碗，吃得热火朝天的。碗里是大米饭，灶台上是一盘炒鸡蛋，是我们家平素都不舍得吃的。这三个孩子是刚来我们山镇的，因为他们有宿舍搬出。其后永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，大学毕业生来此做教师的，就不止一人了。记得有一年涨工资，身为校长的父亲，把仅有的一个指标，给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的老师，因为先前住过我家的老师已涨过一次，谁知这位老师认定还应该他调查，找我父亲去闹。父亲没满足他的要求，他对他的恩情，也就被一笔勾销。父亲自此很难过，常说有的知识分子真是难交，你对他一百个好，只要一个不顺他意，你就成了他的敌人了。

我记得父亲最沮丧的一件事情是，北头有户人家多子多女，他们的父母不许所有孩子上学，只派去两三个，其余的在家跟他们干活，父亲几次三番上门相劝，可家长认定，一家有几个识数认字的就够了。父亲许诺减免部分孩子的学杂费，他们依然不允。以致后来他们看见父亲远远过来了，赶紧关门闭户。父亲无计可施，曾想让能让接受教育的那几个孩子，回家将知识传与兄弟姐妹，可他们没一个成绩好的。父亲每每说起，痛心不已。

我很感激这封故乡来信，唤醒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，父亲的学生帮我勾勒了他肖像的另一侧面。如今永安学校不复存在，但校址还在，我们家半塌陷的老宅还在。我很担心父亲的灵魂出游时，对着空荡荡的校舍会伤感，怎么不闻读书声了呢？看见我家荒草萋萋的老院也会伤感，家里的烟囱咋不冒烟了呢？父亲大约明白大地没他的春天了，他不再醒来。

（摘自《迟子建作品中学生阅读·蓝本》）